

第一辑

耕耘者

上卷

彭颂声著

心里充满着爱

赖少其题



心里充满着爱

彭颂声著

耕耘者书丛·第一辑

心里充满着爱

彭颂声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桂林商标装璜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5.75插页 2 字数 119,000

198 年 月第 版 198 年 月第 次印刷

印 数：1 — 4520册

ISBN 7—5407—0469—1/I.351

定价：2.30元

序

秦 牧

我们的国家这么大，年年新进入文艺竞赛场的人这么多。不时有些新人的文学新作出版，是自然不过的事。

这本《心里充满着爱》，是彭颂声同志的第一个散文集。它包括小品、随笔、报告、札记等数十篇，是这位中年知识分子多年来所写散文的结集。

彭颂声现在是《深圳特区报》的文学编辑。他把大半生都献给教学、编辑事业，只在业余时间偶尔动笔，结果，到了中年的时候，才献出这个集子。

五十年代末，当我在羊城晚报工作的时候，一天，有一群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访问我，他们是来调查、了解我的散文写作状况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认识了当时还是小伙子的彭颂声。

此后，彭颂声经常给我来信，他客气地称我作“老师”（这自然是我所担当不起的）。由于他的诚恳、好学、善良和天真，使我和他时常通信。直到现在，他已成为头发稀疏的中年人，这种通信关系仍然保

持如昔。一次见面之后，断断续续通信达二十几年，这在我是很罕有的事。其所以如此，由于我为他的那点精神所感动，不想让他失望。再说，象他这样的人，和“长袖善舞”、“善于钻营”、“翻云覆雨”、“随风驶舵”者的品格距离很远，是决不会风云际会，扶摇直上的。对于这类有点憨厚（由于这一点，他说话有时并不很得体），但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物，我素来怀有同情之心；也知道在交往之中，决不会被使绊子，受暗算的。因此，也就信任地经常和他通问了。

他毕业后被派到粤东山区教高中，而且一教就是二十多年。虽然成了优秀教师，生活却是经常穷困的。在这样悠长的教学生涯中，生活上的艰辛自不待说了，十年动乱中还得经常捱斗。如以世俗的眼光看来，这真是幸福无缘，受罪有份。但是难得的是，他一直认真工作着，并不因此而敷衍塞责。随着改革、开放政策的逐步贯彻，他到特区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之后，生活才逐步好了起来。

我并不想为了给一本书作序，就把书里的文章说得天花乱坠。我想说的，是作者的文笔相当熟练，各篇题材，涉猎也很广泛。字里行间，常跃动着一种真挚的感情。这点“真”，就使作品提高了可读性。例如《履音》一文，里面有这样一段：

“游街示众”早已磨老了脸皮，哪管它修不修边幅，而进入农贸市场，问知米价又飞涨了，压根儿就

比上大台挨斗还要心惊肉跳。此无它，只因为耳畔有着孩子嗷嗷待哺的声音。不用问，那年月我连一双稍为象样的凉鞋也没有，不想当“赤脚大仙”，还能不穿木屐么？只是，近几年来，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，我终于有了美观锃亮的牛皮鞋，那木屐才被搁在“家庭博物馆”里。

象这一段文字，即可视为率真的文笔，提高了作品的可读性的一例。类此的笔墨是不少的。加上对人民事业的忠诚，对真善美的向往，使他的作品有一定的特色。

由于具备这个特点，彭颂声有一些作品曾经获奖。《履音》、《悠悠新春乐》、《别梦依稀故友情》等小品，就都有感情真挚，如诉衷曲的特点。

这个集子中，部分是作者以记者的身份写的报告，它们有些写得很好；有些就写得粗糙一些，有待改进了。

我期待着彭颂声今后在文学上更大地迈步。“人到中年万事休”这句话，不但误人子弟，也“误人父兄”。生无所息，贡献和学识日有进境，是很可贵的。中年，在我看来，正是成熟的年华，从事文学工作的，真正不断有收获的是在生命的这个阶段。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：努力耕耘，必有更大的收获。

1988年5月，广州

目 录

序·····	秦牧 (1)
--------	----------

第 一 辑

悠悠新春乐·····	(3)
友爱· 关怀· 扶掖·····	(7)
别梦依稀故友情·····	(18)
履音·····	(24)
初访南方制药厂·····	(28)
铁道卫士们·····	(32)
健康二字值千金·····	(35)
得安先生·····	(39)
在特区,可以有更大的奉献·····	(41)
当今石秀·····	(45)
老教授的慧眼盯着“窗口”·····	(49)
路坎坷兮策马行·····	(51)
翰墨丹青赤子心·····	(65)
邂逅“怪人”杨守谦·····	(68)

心里充满着爱·····	(72)
陈寂教授的幽默·····	(76)
欢乐园听歌记·····	(80)
啊, 广州起义纪念碑 ·····	(83)
黄总周年祭·····	(87)
笑声·哭声·脚步声·····	(92)
文化翻身曲·····	(96)
一封情书·····	(102)
两个同龄人在握手·····	(105)
埔尾北里有名医·····	(108)
寒梅一幅溢清芬·····	(111)
布吉酒楼记趣·····	(116)
荔枝佳宴迎宾来·····	(120)
“幽谷一泉唱, 花山百鸟鸣” ·····	(123)

第 二 辑

牛, 牛, 牛·····	(129)
从别名说到借代之类·····	(140)
造詣原从血汗来·····	(145)
“乃川”、“拔仁”及其他·····	(150)
岂独骚人始善诗·····	(154)
一桩往事·····	(157)

金钱三章.....	(160)
鹦鹉·画眉·粪缸鸟.....	(164)
自跋.....	(166)

第一辑

悠悠新春乐

如果那些喜欢把美女喻为解语花的古人还活着，那么，我真想邀请他们枉驾前来我这寻常百姓家，品评一下阳台上的花队。

你瞧，茶花红啦，杜鹃啦，桂花啦，玫瑰啦，芍药啦，金桔啦，一品红啦，簪杜鹃啦……齐刷刷的，一字儿排开，那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解语花哩！每当下班归来，站到那姹紫嫣红、芬芳扑鼻的花队旁，刚刚轻吟出鲁迅诗中的锦句——“屋后独留滋卉地，年来幸得养花天”，我就依稀听见花儿们的窃窃私话：“嘻嘻，瞧他这股乐劲儿……”于是乎，一天的案牍之劳就驱除殆尽，顿觉周身异常爽快。

又是一天下班后。不必烦劳四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的提醒，我也知道深圳人民已经在兴高采烈地送虎年，接兔年了。孩子们穿着称心如意的新装，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迎春文艺节目，不时发出一串串笑声。妻子正在厨房里烹饪着团年晚餐。那炸鱼啦，蒸鸡啦，我们客家人嗜吃的传统好菜酿豆腐啦……都竞相把美味儿一阵紧似一阵地飘送到客厅来，令人不偷咽口水就忍不住嘴馋。而我，稍歇一会，就习惯地提起灌满了的喷水壶，匆匆到阳台上去

给花儿浇水，向它们吟吟诗，说几句悄悄话。

借着夕阳的余辉，我瞥见花叶上、花瓣上都滚动着晶莹剔透的水珠。不知怎的，“感时花溅泪”这五字句便油然涌上我的脑际，挂在我的唇端。不过，我知道，我确实知道，此时此刻，它们所溅的决不是摧人肺肝的悲泪，而是滴滴由衷的喜泪和热泪，还是胜似虔诚的宗教信徒那样的祝祷辞。

是啊，花儿也为我感奋。它们不但美化着我的生活，而且幻化为一把多功能的熨斗，在熨平我额上和心中的皱纹。因为在我命途多舛的前半生，需要熨平的东西实在太多。就说上一回迎兔年吧，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时辰，我却绝对没有抱瓮养花的闲情逸兴。远地的同事无论钱包是胀是瘪，都早已高挂归帆而去；我呢，家在六十里华里外，虽然归心似箭，但也不得不羁留在属于我青春墓地的那个山间小镇。天，阴沉沉的，刮着寒风，下着冻雨。我忍受着关节炎发作的痛楚，一瘸一拐地穿过田头小径，去敲开答应给我借粮的一位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家门。岂料他不在家，我扑了个空。在趑趄回小镇的路上，我象一只受惊的兔子，四顾无人荒野静，这才斗胆地即兴抒怀：

凄风苦雨步维艰，
心念妻孥急“状元”*；
到底无如天国好，

油盐柴米不需钱。

好在游腻了大街，戴够了纸帽，殷鉴铭心镂骨，我不会轻易形诸笔墨，也不会诉诸唇舌。当下默默地回到镇上，我买了二十斤番薯送回家去，权作团年饭的主粮，但心里还是“念念有词”：“唉，从来富贵珍馐味，不入寒酸笋蕨肠！”所幸菜根虽硬牙根健，我似乎并不太过悲苦。

想当年，老二在举家饥馑中诞生，我特意给她起名叫“荣安”。待她稍为懂事，我就常常审视着她那布满菜色的脸，殷殷嘱咐：“孩子，要记住，爸爸在你的名字上寄托着对祖国繁荣富强、人民安居乐业的热切希望啊！”应该说，不是天意，而是人意：今天，在党的开放改革政策的春风吹拂下，祖国果真日益繁荣富强、人民果真日益安居乐业。深圳特区的崛起腾飞，众多“开荒牛”的扬眉吐气，就是再雄辩不过的事实。不久前，那位当年的大队书记出差来深圳，访问了我的家。他抚今追昔，感慨万千，不禁再三讴歌社会主义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。我说：我只是知识分子海洋中一滴水，但也知道幸福的源头在哪里。自然，我还告慰他：生活是改善多了，而要更上一层楼，务必跟全国人民一道继续艰苦奋斗，用心血和汗水去营造永驻的春天……

女儿荣安走出阳台，催我进晚餐，问我在沉思些什么。打量这个初中生一身入时的服饰，再瞅瞅她

红扑扑的圆脸庞，简直可与眼前的花儿媲美，我便乐乐呵呵地打趣道：“好漂亮啊，知春惜春的二小姐！”她反笑爸爸老天真。微风过处，那一队奇葩异卉都频频点头，仿佛在说：“悠悠新春乐，我们解，我们解！”

1987年2月

注：* 当地土话，“状元”与“撞年”谐音。“撞年”者，撞破头皮去觅过年的食用也。在那艰难的岁月，除夕前人们是常常自称“当状元的”。

友爱·关怀·扶掖

广州华侨新村有一条友爱路。

“友爱”这个温馨的字眼，留给了我难忘的记忆，使我深深地眷恋。

友爱路的一侧，一套简朴的三房一厅里，居住着秦牧和他的夫人吴紫风。

秦牧，这位当代著名散文作家，经历过“文革”的灾劫，恢复工作之后，除了日常的编务（每月起码要看一百几十万字的稿件）以外，还要应酬许许多多的社会活动：接受记者采访，出席各类会议，收看恳求代为修改的习作，解答读者的来信……这样，留给他的所谓“业余”时间实在少得可怜。但是，为了补回丢失的十年时间，他总是不计昼夜，伏案耕耘，写出一篇篇、一本本的作品……

他虽年逾花甲，但仍然努力工作。工作，只有工作，使他感到生命的无比充实，乐悠悠地将整个人生奉献给人民的文学事业。

秦牧是异常勤奋的，同时，又是十分谦和的。他一身正气，铁骨铮铮，每每令我感动不已。

他历来认为开口称官是低级趣味，不如称“同志”亲切。他不喜欢别人在信封上写他的职衔，认为

“这在一个文艺单位大家是很不习惯的”。参与审阅、修改的稿子，他绝对不会接受联合署名的建议，说这里“包含着极不健康的因素”，心甘情愿当一个“为人作嫁”的无名编辑。对于一个作家声望、地位的高下，他也看得很平常。他曾在给我的信上批评我“有些‘读书高’的意味”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实际上一个劳动者，劳动了一辈子，也就是对人民作出了贡献，有无著书立说，其余事耳。在我心目中，人民的作家也不过是劳动者中的一员而已。”七十年代中，面对个别混迹出版编辑部门的人受贿发表“后门作品”的现象，他是非常愤恨的。他对我说过：“至于我们个人，一万斤鱿鱼也不能使我们违反原则去发表一首小诗。那些保持着小业主灵魂的人们的猜度是很可笑的，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多少经过锻炼和考验的人真正的历史；过去我是整千元整千元地捐献稿费作党费，甚至嫌工资过高，自己要求降低了工资的。”他在1980年11月给我的来信中也有这样的话：“我‘文革’前为了嫌自己工资过高，曾自动要求并获得减少，还交了不少稿费作党费。”即使在“红色恐怖”时期他也总是说真话，总是把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。面对当时文艺创作万马齐喑的局面，他在来信上说：“文艺，当前确是不够活跃。”大胆地抨击了八亿人口八个戏的状况，不怕再次挨棍子。对所谓“三突出”的金科玉律，他在信中说：“很多事物，一